



古筝义甲背后的野生动物交易

豹变

□ 管莹 岳小青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超

本是前途光明的大学计算机教师，却利欲熏心，一步步成为玳瑁古筝义甲制品交易黑灰产业链中的核心人物，涉案金额30余万元。5月29日，经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刘路等三人有期徒刑一年至六个月，各并处罚金。

5月21日，该案在江苏师范大学公开审理，140余名师生现场旁听。庭审结束后，一场针对古筝义甲认知盲区的“听音辨韵”普法活动举行。

玳瑁是海龟科玳瑁属动物，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因其背甲色泽瑰丽，又被称为“海金”。然而，为牟取暴利，不法分子使用玳瑁背甲制成古筝义甲出售，使本应清雅的筝音，沾染野生动物的血色。

“指尖流淌的，应是文化的血脉，而非生命的鲜血。琴弦震颤的，应是心灵的共鸣，而非物种的绝唱。法律的红线不可逾越，艺术更需向善而行。让我们以环保之材，续写千年雅乐。以敬畏之心，奏响生命与艺术的和谐之音。”办案检察官张长征现场呼吁。

购买古筝义甲发现“违禁品”

古筝是中国传统乐器，弹奏古筝时，为保护手指和弹奏出更丰富多变的琴音，需要在指尖佩戴义甲。唐代诗人李商隐“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中的“银甲”就是指银制的古筝义甲。历史上流行过竹、银、牛角等材质制作义甲，大约清代时出现用玳瑁制成的古筝义甲。20世纪中后期，随着古筝的琴弦从丝弦换成尼龙钢丝弦，以及一些古筝大师的使用偏好，玳瑁义甲因硬度和弹性上的优势开始流行。

然而，1982年玳瑁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1996年起，IUCN将其升级到“极危”等级，距“野外灭绝”等级仅一步之遥。

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将玳瑁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2021年又上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国家明令禁止猎捕、杀害玳瑁，禁止收购、运输、出售玳瑁及其制品。玳瑁被禁用后，出现了高密度塑料、碳纤维、赛璐珞等新型材质的古筝义甲。

2023年3月，徐州市一名古筝学生崔某为准备考级，网购了一套商家极力推荐的“玳瑁”古筝义甲。货到后，崔某出于好奇在网上搜索玳瑁相关知识时，发现自己竟然购买到了“违禁品”，连忙向公安机关报案。经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发现卖家刘路（化名）竟然是河南省某大学的计算机教师。2023年9月，刘路被抓获



5月21日，一个关于玳瑁古筝义甲制品交易黑灰产业链的案子在江苏师范大学公开审理，140余名师生现场旁听。庭审结束后，举办了一场针对古筝义甲认知盲区的“听音辨韵”普法活动。

受访者供图

记者手记

莫让指尖流淌“生命绝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超

指尖起落，本应流淌千年美妙的旋律。大学教师刘路（化名）身陷玳瑁义甲非法交易一案，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因为极少数犯罪分

子，古筝艺术的高洁音韵，染上了濒危物种的鲜血！这“海金”玳瑁制成的义甲，即使能弹出再美的旋律，即使能让演奏人再风华曼妙，也遮不住璀璨背后，种群灭绝的哀鸣。

象牙为琵琶琴头，玳瑁制古筝义甲，已是文明的伤疤；扎木聂的雪豹皮，做大提琴

弓的亚马逊森蚺，更为法律的悲叹。这些“天籁之音”的背后，缠绕着濒危物种的血泪与绝唱。我们不能因为对材质的迷信，而将艺术拖入生态的禁地。

其实，回望历史，华夏音律本就闪烁着变通与兼容的光芒。昔日的银甲竹片，不正是先人回应时代的匠心？

归案。

大学教师误入歧途

“看看这些玳瑁壳，都是人民币啊人民币。我发现这东西比贩毒来钱还快。”难以置信这些话出自这名大学教师之口，还冠冕堂皇地录成视频保存在手机里。

刘路本是河南某高校一名大学教师。2022年春节后，喜欢钓鱼的刘路结识了长期从事玳瑁古筝义甲售卖的“钓友”贺佳（化名）。

相约钓鱼时，贺佳请刘路开车顺路带其给古筝培训机构送货。一来二去，刘路了解了玳瑁古筝义甲制售这个黑色产业链。面对暴利诱惑，刘路萌生了与贺佳合伙做玳瑁古筝义甲生意的念头，贺佳年龄大“不会玩网络”，刘路则擅长网络营销。

经查，2022年6月至2023年9月，刘路与贺佳等人合伙，通过微信、闲鱼等网络平台进行玳瑁古筝义甲的展示和交易，再快递发货给买家，涉案金额达30余万元。

其间，刘路还吸纳买家史志（化名）“入伙”。凭借着高智商、高学历，刘路等人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不

仅假冒同为玳瑁古筝义甲出售商的“竞争对手”名义招揽生意，还利用自学的法律知识顾客毁灭犯罪证据、逃避侦查。

“我除了在大学当老师，还开了一个培训机构，真的不差钱。其实我挺庆幸你们把我抓了的，要是再晚抓一个月，我就会扩大玳瑁生意的规模，犯罪数额会更大，刑罚会更重，那我的人生就真的完了。”被抓后，深知自己罪责的刘路悔恨不已。

精准惩治犯罪

随着侦查的进一步深化，一条集原料出售、加工制作、成品销售于一体，涉及河南、海南、黑龙江等十余个省份，规模庞大的玳瑁古筝义甲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如何确定上下游犯罪人员，提取固定证据、鉴定涉案物品以及认定案值，都成为摆在办案人员面前的难题。

2024年1月，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应公安机关邀请介入该案。检察官梳理分析案情后，引导公安机关从资金流水、货物来源、销售去向等方面开展侦查，并明确涉案物品鉴定范围、价值认定标准等问题。

经查，刘路的玳瑁来源于海南。起初，刘路根据贺佳的推荐，从河南本地的牛强（化名）处购买玳瑁背甲材料。因为

生意太好，材料用得太多，刘路又自己在网络上联系了外号“海南小李”的李某，安排贺佳到海南验货付款，打通了海南到河南的“进货渠道”。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的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今年3月，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对刘路、史志、牛强等三人提起公诉，并基于三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退缴违法所得等情节提出量刑建议。

对于从刘路等人手中购买玳瑁古筝义甲的众多“买家”，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经审查后，依法进行分层处理：对涉案数额较大、转售牟利、社会危害性较大的柳某等3名乐器经销商提起公诉。

对于因听闻所谓“玳瑁古筝指甲弹的声音最好听”而购买玳瑁古筝义甲用于弹奏，涉案数额较小、没有转售牟利的其他买家（多为古筝老师和学生）作不起诉处理，并将行政处罚线索移送行机关。

打破古筝演奏“唯义甲材质论”

“许多古筝初学者乃至老师对新型材

科技发展足以让文明与生灵和谐共振：前不久，记者来到“中国二胡之乡”江苏无锡新吴区梅村，这里的二胡工厂早就以纳米涂层仿生纤维替代野生蟒皮，声学实验室数据反超天然材质，年产数十万把环保二胡远销欧美。

新时代的文化传播，不在固守稀缺材质的符号，而在叩问传承的本心。非遗的真正命脉，是技法传承、美学感悟、精神认同——这些又岂需野生动物的生命来换？以环保之材续写千年雅韵，以敬畏之心呵护万物共生，这才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真谛。

料了解有限，仍沿用传统教学理念向学生推荐玳瑁义甲，形成代际传递的误区，是玳瑁古筝义甲禁而不断的根本原因。”在办理此案的过程中，检察官意识到，社会公众对于买卖玳瑁制品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和法律后果认识不足，是此类案件层出不穷的深层原因。

今年5月21日，刘路等三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在江苏师范大学开庭审理。庭审现场也成为一场生动的法治课。

为进一步打破古筝演奏“唯义甲材质论”的观念，“听音辨韵”活动在庭审结束后举行，由同一演奏者使用含涉案玳瑁义甲在内的3种不同材质的古筝义甲，演奏同一曲目，听众均难以辨别其中的差异。这场充满巧思的“实验”生动证明：不同材质各有优势，现代合成材质声学性能毫不逊色。

“从唐代银甲到明清竹甲，再到现代合成材料，古筝艺术的灵魂在于技法传承，而非材质迷信。真正的文化传承，应当与法治同行，与生态共生。”负责演奏的古筝高级教师孟倩表示。

“生态红线不容践踏，法律尊严不容挑战。传承千年的古筝艺术，不能以牺牲濒危生物生命为代价。”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2024级学生金佩瑶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时，朱熹大为感动，说：“我应当和学生们一同恪守，不忘陆先生的训诫。”

记得那天深夜，我一个人坐在白鹿洞书院的院子里，没有路灯，只有星辰。在朱熹像前，我很想问问他：陆九渊去世，您闻噩耗，率领门下弟子设灵位祭奠，哭得肝肠寸断——但为什么没写祭文呢？

认识书院，传承是最大的关键词。在《少年书院行》的白鹿洞书院一集，王阳明是被少年们屡屡提及的名字，和朱熹一样如雷贯耳。在朱熹之后300多年，王阳明为理学的老家带来新的思想——心学。在《白鹿洞独对》一诗中，王阳明写道：“我来尔为主，乾坤亦卹情。”思想也好，道也好，天地有如驿站，这一次，已经从朱熹传到我王阳明手里了！

在《少年书院行》节目开头的自我介绍环节，有一个少年说：“我爱好儒学，我想继承儒学传统。”初听觉得，嘿，口气好大；但查查历史，王阳明少年时就要“读书做圣人”。对少年来说，有任何志向，都值得赞赏。

中国书院，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通行的说法也起于唐、盛于宋、普及于明清，绵延千载。传承，一直是书院的主线，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书院来说，屡建屡毁、屡毁屡建，都是常态。但书院，或者说中国文脉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哪怕只剩残垣断壁，只要有一代一代的学子在、“道”在，书院就在。

如今，岳麓书院已成为湖南大学一部分，书院内依旧书声琅琅、同学少年，很多书院也成为年轻人参观、研学的热门场所。只要还有年轻人在思考“道南”的意义，弦歌声声，将思接千载。

陪你慢慢变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培莲

10年时间，铺设线缆近3500千米、紧固螺栓近8000万个，装备完成6122辆高铁驶向全国各地……这组数据由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高铁装配制造工艺“‘一口清’精质先锋”青年团队（以下简称“‘一口清’青年团队”）创造。今年5月，这个团队荣获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最近，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一口清”青年团队中的女将姚智慧，讲述了团队参与并见证中国高铁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奋斗故事。

装配工序是高铁动车组生产的核心工序，全年近两万根线缆、4万多个零部件。目前，“一口清”青年团队共有72人，35周岁以下的有54人，占比75%，主要承担高速动车组装配核心工序攻关、关键技能突破等工作。

大专毕业后，姚智慧从唐山来到长春，成为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动车组制造中心装配车间的一名车辆电工，并加入了“一口清”青年团队。

“一口清”就是把动车组生产过程中的每一道工序操作标准熟练背诵下来。姚智慧介绍说，在作业过程中，大家通过流利地复述工艺文件，严格遵守工艺标准以及多次检查与核对，确保高铁装配“零差错”。

起初，在男生占比95%的高铁装配车间里，身形瘦小的姚智慧没有竞争优势。但越是别人不看好自己，越是要在暗中较劲。每天一早，姚智慧不等开工就扎进不足5平方米的车厢里，拿着图纸对照实物学习，不懂就向工友请教，经常在车厢里一待就是数小时，不喝水、不上厕所。

2015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车长客时，姚智慧有幸代表“一口清”青年团队向总书记汇报了端子排接线工艺“一口清”，得到了总书记的赞许。

在“一口清”青年团队里，有一批批高铁青年像姚智慧一样，肯吃苦、能创新，从普通一线工人成长为青年榜样。

高铁动车组里，藏着近两万根线缆，连接起来可以绕地球一圈。这些线缆是列车的“血管”和“神经”，直接关系到旅客安全。

2017年，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350公里中国标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复兴号”线路系统复杂，装配难度增大，“一口清”青年团队成员、车辆电工马洪伟介绍说，为了提高接线效率和精准度，团队研发了电气线路自动检测系统。有了这个自动检测系统，原本需要两个人耗时4小时才能完成的连接器检测，提高到单人30分钟即可完成。

给车窗打胶是列车内装的一道特别的工序。胶面高度的误差，不能超过头发丝的直径，操作的时候还得看温度和湿度，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胶的黏度。因此，在打胶过程中，需要随时调整出胶速度和手臂的角度。

对此，团队中的车辆内装工朱峰有自己的窍门。他琢磨并总结出了一套“45度打胶法”。有了技巧加持，在打胶一线的15年里，严丝合缝，没出过一点质量问题。

在这个团队里，还有一名中车首席技能专家、车辆电工胡俊祥。2018年，胡俊祥带领的工作室被授予“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称号。10年来，这个工作室培养出了多位全国技术能手。

胡俊祥有个绝活，可以在筷子头大小的操作面积上，完成7个连接点、不足1毫米间距的精准焊接。操作完成后，高铁控制系统的连接器焊接断面如同一朵梅花，工友将其称为“微缩梅花烙”。

不仅如此，“一口清”青年团队在创新方面持续发力，先后突破了“基于AI技术线号识别”等320多项新技术，攻克了“高速列车装配性能动态检测”等150多项技术难题，助推高端装备制造业加速迈进数智时代。

以青春之我倾注青春中国伟业。团队在实现全员操作规范“一口清”基础上，不断丰富“一口清”的内涵和外延，打造了以零差错、零缺陷、零隐患为目标的高铁装配团队。

装配了包括完全自主研发的“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在世界上首次实现自动驾驶的京张高铁“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全球最高运营时速的CR450科技创新工程样车……在中车长客的高速动车组装配车间里，“一口清”青年团队正在让更多中国高铁从制造基地驶出，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

过他们的手，必须零差错



飞驰的
温暖歌

□ 蒋肖斌

上大学时，我在南方参加过一个夏令营，名为“道南”。彼时传统文化尚未如今日这般成为年轻人的“流行文化”，一同参加夏令营的几十个大学生，对“道南”一词并不理解，只隐约觉得和南方有关。

多年以后，已经工作的我接手了一个走访全国著名书院的任务。第一站就到了岳麓书院，举头望见“道南正脉”匾额，才知晓原来这个词源自杨时与二程——也即“程门立雪”主人公的一段历史佳话。程颢说“吾道南矣”，从此，“道南”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有关问道与传道的心灵坐标。

少年时期不经意看见、听见、接触的东西，总是在长大后的某个瞬间抽枝发芽。比如道南，让我有了串联历史的一个线索。有时候想，如果我再早一点走进中国书院，今日又会有什么光景？

有的少年比我幸运。正在播出的一档文化类节目《少年书院行》，几个十几岁的少年组成“研学团”，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郦波等学者组成“导师团”，在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打开书院中的中国。

认识书院，可以是充满趣味性的。节目中的知识点是普及型的，有趣之处



《少年书院行》剧照。

在于，少年们不满足于听，个个都充满了表达欲，还有很多小问号。的确，从年轻人的视角认识书院，应该是最符合书院初衷的，毕竟，当年在书院里，全是年轻人。

节目中，在岳麓书院，他们问：“古代书生要跑早操吗？有大课间吗？有期末考试吗？”他们还有自己独特的关注点：“我看到的是湘江天险与岳麓屏障，是兵家必争之地。作为一个儒家学子，国难当头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

少年一行，从湖南岳麓书院到河南

嵩阳书院，从空间角度是北上，从时间角度是回溯。北宋的杨时正是在嵩阳书院向二程求教，学成后一路向南，书院内至今还有“道南台”“程门立雪台”等遗迹。在江西白鹿洞书院，虽没有“道南”之名的遗迹，但有一条“贯道溪”不舍昼夜地流淌。

认识书院，可以是很生活化的。我也到过这里，还曾在书院小住。其实在古代，书院是读书的地方，也是生活的地方，堪称古代少年的成长综合体，因此环境很重要。中国历史上的书院，多在山清水秀的山林之中。在贯道溪旁，如果有足



节目视频截图

够悟性，也许能看到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文化巨人的身影。

我们今天在参观书院时，往往会听到早已“升级”成圣贤的古代名人的佳话。但名人也是普通人，也曾年轻气盛，他们之间有时候也唇枪舌剑，吹胡子瞪眼。

比如，朱熹和陆九渊，一个理学，一个心学，曾经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县）的鹅湖寺（后为鹅湖书院），发生过一场著名的“鹅湖之会”——吵得很凶，名垂史册。后来在白鹿洞书院，朱熹又请陆九渊来讲课。当陆九渊讲到《论语》